



論語徵集覽

為政

服部文庫  
117  
248  
2





117  
248  
2

論語徵集覽卷之二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古氏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拱之  
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

見壽問

具覽



左傳語見昭二十年

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古義**：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而不移也。共向也。言爲政以德，則其象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此言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也。若夫不知爲政，以政以徒欲以智力持之，則勞攘叢生，愈理愈不理。此古今之患也。後世講經濟之學者，不知斯之務，徒區區求於儀章制度之間，鄙哉！○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徵**：爲政者，秉政也。如左傳我死子必爲政，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

臯陶曰：見書臯陶謨。顏淵篇曰：樊遲問：知子曰：知人。又家語子貢曰：知者知人。

舜有臣五人見泰伯篇。選於衆，顏淵篇。無爲而治，衛靈公篇。股肱良哉，元首叢

有北辰之喻。如舊註：有德之人治國也。其義雖通，不得於辭，不可從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孔子曰：知者知人。夫仁者大德也。而知仁之稱，知每居上者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故也。故贊聖賢之君，必以得聖賢之臣稱之。古人知道，故其言如此。下章道之以德，亦是之謂也。范氏所守者至簡，爲守何也。所處者至靜，非主一無適之謂邪。大似學究作料舉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選於衆，舉臯陶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參諸股肱良哉，元首叢脞哉，則古義明矣。



禮記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也者得於身也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是就政字而發義者。豈不可乎。然不識政謂何。則漫然耳。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較諸禮樂得於身。謂之德。何其霄壤。古書身皆謂我也。佛氏身心之說出。而學者嫌其淺已。禮樂者道藝也。道藝在外。學而成德於我。故曰得於身。古書之言。一字不可易者如此。朱子意。道者當然之理。行之而得於心。枯單哉。且德有達德。有性之德。有有德之人。豈可一訓通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古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歸於正。新詩三百。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之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而惟此一言。足以盡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古義詩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言詩之為經。雖其教無窮。然不過使人之所思無邪。曲耳。思無邪。直也。子續詩到此有合於其意者。故舉而示之。以為思無邪。一言足以蔽盡詩之意也。夫詩夫子之所雅言。則豈徒蔽三百篇而已哉。雖曰蔽盡夫子之道。可也。論曰。仁義禮智。謂之道。道德人。道之本也。忠信敬恕。謂之脩。為所以求至夫道德也。故語道德則







儒者之道博而  
寡要見史記自  
叙傳

以禮謂約之於身耳。未聞先約者也。且三千三百  
之禮。豈要約之義乎。乃至以毋不敬蔽禮。以時蔽  
易。以欽蔽書。亂道極矣。夫毋不敬。果能盡乎禮。時  
果能盡乎易。三千三百。三百八十四。亦何聖人之  
迂濶也。儒者之道。博而寡要。是司馬遷主黃老而  
言之。雖譏之乎。其去古未遠。亦能形容聖人之道  
者矣。夫古之取諸詩。唯心所欲。故聖人恐其流於  
邪也。是孔子所以言之。宋儒效襲。子雲之法言太  
玄哉。皇侃本蔽作弊。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

古孔安國曰。政謂法教。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

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

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

之心未嘗亡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

以率之。則民固有禮。以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

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

有以至於善也。刑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

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

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

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

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古義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

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也。禮謂制度。品



節也。格正也。言民有所羞恥。又能自修而歸于正也。道之以政者。禁其邪志。齊之以刑者。繩其犯法。皆以法而不以德。故雖使民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息也。道之以德者。養其德性。齊之以禮者。屬其行義。皆以德而不以法。然民有所觀感。羞恥而雖使之為惡。而不敢為。蓋政刑之功。雖速而其效小也。德禮之效。似緩而其化大也。其效小。故治遂不成。其化大。故其治愈久而無窮。此風俗醇醜之所由分。國祚脩短之所由判。王霸之別。專在于此。先王非偏恃德禮而廢政刑也。特其所恃者。在于彼耳。

**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謂先王之政刑也。雖用先王之政刑。而不用德禮。則民僅免刑戮耳。廉恥之意。何由而生哉。道之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則民有所感化。是之謂道之也。猶有所不齊。故以禮

有苗格見書大禹謨  
格其非心見書四命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見雍也篇  
吾知免夫泰伯

齊之焉。先王之道。皆爾後世不知德字之義。以己之德解之。非矣。若已無德。則政刑亦不能用之矣。無德而用政刑。則民無所措手足矣。何免之有。蓋徒用政刑者。其意在急治。民使不為非也。用德禮者。其思遠矣哉。先王之道。是為尚焉。學者思諸。有恥且格。古註訓正。未是。朱子訓至為是。然亦有感格意。蓋感格聲音相通。故古昔格字。多用之於皇天鬼神宗廟。又如苗格。皆有感格意。格其非心。亦有感動意。免而無恥。免者謂免於刑戮也。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幸而免。皆



爾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能使民免於刑戮也不止謂民有苟免之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固有所成也。孔安國曰：不疑惑。孔安國曰：知天命。法也。從心所欲。無非也。法也。從心所欲。無非也。

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念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之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矣。於事物

之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命之故也。知此則知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聲

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矩。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之。道。志。於。學。者。欲。以。其。道。修。己。治。人。為。天。下。開。太

之。道。志。於。學。者。欲。以。其。道。修。己。治。人。為。天。下。開。太

之。道。志。於。學。者。欲。以。其。道。修。己。治。人。為。天。下。開。太

之。道。志。於。學。者。欲。以。其。道。修。己。治。人。為。天。下。開。太

之。道。志。於。學。者。欲。以。其。道。修。己。治。人。為。天。下。開。太



乎也。立者自立于道也。學既為己，有而不為利祿。邪說所變，移搖動也。不惑謂心之思欲，自得其理。而惑於是，非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其死是惑也。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照此二語，則自曉惑字之義。天者莫之為命者，莫之致而至此，皆非人力之所能及。惟善可為，命者莫之致而至此，皆非人力之所能及。惟善可不萌，一毫希望之心，此智致其精而學，到至處也。耳順者，毀譽之來耳，受而不逆也。言向也，雖已知天，命然毀譽之入于耳，猶有所礙，然到此則一切。漠然不覺其入也，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蓋聖而不可知。之境，道與我一也。此夫子自陳其平生學問履歷，以示人也。先言其志，于學者蓋言雖聖人之資，必待學問。然後有所至，以歸功於學問也。自立而至，於不踰矩，是其效也。夫聖人亦無窮，唯聖人極誠無級者，何哉？道之無窮，故學亦不失其度，故能覺其進。妄日新不已，蓋自少到老，自不失其度，故能覺其進。而自信其然，蓋自少到老，自不失其度，故能覺其進。于此則其智自別，雖聖人之資，不能無老少之異。

焉。則又無老少之別，猶天之有四時，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其寒燠溫涼，自應其節。此即聖人生知，安行之妙，而所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也。徒曰為學者，立法者非矣。論曰：孟子既歿，斯道不明乎天下。世儒之所講求者，不過訓詁文字之間，及宋氏興，鉅儒輩出，崇正黜邪。漢唐之陋，為之一洗，其功固偉矣。然當時禪學盛行，以其遺說解聖人之旨者，不為不少。於是專貴一心，而以明鏡止水為脩身之極功。胡氏云：一疵不存，萬理以明。盡隨所意，欲莫非至理是也。夫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不可恃，而不可不道，以存之。如此，故夫子之聖猶至七十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聖德之至，從容中道而非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謂也。

**徵**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或曰十三。大槩言之耳。蓋男子二八而精通，有為人父之道。當是時，士大夫之子志為士大夫，農工商賈之子志為農工商賈。



昭公十九有童  
心見左傳襄  
十一年

禮記曲禮曰三  
十曰壯有室受  
田稱夫及餘夫  
說詳周禮孟子  
禮記曲禮曰四  
十曰強而仕內  
則曰四十始仕  
方物出謀發慮  
內則曰五十命  
為大夫王制曰  
五十而爵王制  
曰五十始衰  
知我者其天乎  
憲問篇

其無志者亦衆矣。迺如昭公十九有童心是也。志者其心所專注也。志于學云者。孔子在學而有所志也。三十而受室受田。始稱一夫。前是則餘夫也。是雖庶人尚有所成立也。孔子之立。謂學之成也。四十曰強仕。出謀發慮。非不惑則何以能爾。不惑云者。莫有為所惑亂也。五十命為大夫。五十而爵以行先王之道於其國。學之效至是而極矣。然五十始衰。故自此之後。不可復有所營為。故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孔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也。六十而耳順。

七十貳膳以下  
共見禮記王制

大德不踰閑  
閑子張篇

言天下莫有逆耳之言也。然彼豈無逆耳之言乎。我之不以為逆也。故曰耳順。蓋聖人能盡人之性。故人雖有逆耳之言。其心以為彼之過。不亦宜乎。是雖常人。其當事不怒。唯老成人為然。亦可以窺聖人焉。傳曰。七十貳膳。杖於國。不俟朝。不與賓客之事。致政。唯衰麻為喪。此雖先王養老之制。然老者所以受異數而自安者。為其精神筋力皆衰。故也。故老後放縱。人之常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亦放縱耳。祇其不踰矩。所以為聖人也。不踰矩。猶之大德不踰閑。閑以防閑。言其大者也。矩者法度之



器言其精也。是皆孔子所自言。亦常人所能。聖人豈遠人而為道乎。宋儒之解。過乎高妙。所以盤乎聖人之道。而流乎佛老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古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鄭玄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須也  
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生事葬祭事

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古義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無違於禮也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又恐懿子不達無違之旨故語樊遲以發其意生事以禮之為孝猶或知之至於葬祭以禮之為孝則其所不能知焉故夫子為懿子丁寧之也夫孝者不以飲食奉養為至而以立身行道為要故生事葬祭皆無違于禮則孝親之道盡矣蓋富而好禮善之至也懿子魯之世卿而民所具瞻故夫子以此告之況生時之孝猶易為力至於沒後之孝則非躬自盡道光其先業垂裕後昆者則不能故曰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實孟氏之藥石哉



敬不違見里仁  
曾子曰見禮記  
內則

徵無違者無違於親之心也。如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及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道之常也。孟懿子問孝孔子以其常者語之既語之後乃慮其僭禮之家一意無違親志則有傷人臣之道孝非其孝也。故語樊遲以發之使以禮為孝之則焉。蓋先王制事親之禮其於無違親志之道莫至焉。故前後之言自相發耳。然前言語其常後言防其僭其意自殊焉。世儒多以前言若一時漫然不之省者而嫌於失言故或以不違理或以不違禮

唐鄭祭傳祭好  
誦詩多為歌後詩  
議嘲時事

祭義嚴威敬恪非  
內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文選是亦錄注  
顏子曰見子罕  
篇

解之。果其解之是乎。夫子當首語之以禮何必為此歌後語。故難人哉。夫孝以養志為至。苟不知此而先以禮臨親乎。烏可謂之孝乎。况以不違理為心者乎。非嚴威儼恪則是非鋒生。不孝之大者也。大臣聖人之教人自有次第。故顏子曰夫子循循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堯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武伯懿子之子名懿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



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古義**武伯懿子之子名懿人子事父母之間其當憂者甚多矣然不若疾病之最為可憂也父母已老則侍養之日既少况一旦染病則雖欲為孝不可得也故以父母之疾為憂則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愛慕之心無所不至雖欲不為孝得手所以警武伯者深矣○武伯父子俱為魯之卿而告懿子者其義大矣告武伯者其意切矣告懿子者蓋夫子之特旨而非常人之所能及故重告樊遲丁寧之學者當深說焉

**微**父母唯其疾之憂古註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朱註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

矣未審武伯為人何如安知二說孰為當乎然父母豈唯疾之憂哉且孟武伯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且使孟武伯不知以不貽父母憂為孝則孔子之答不亦迂乎若使孟武伯知之則不俟孔子之答矣由是觀之舊註為優大氏宋儒動輒求諸心是其深痼時時發見耳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古**孔安國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弗愛豕畜也愛而弗敬獸畜也



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  
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  
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  
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  
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  
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敬者敬其事也言古人所謂孝者其事固大矣在  
今時人唯謂能養為孝亦未為不可也然子弟婢  
僕以至於犬馬之賤皆有養之而不使其至死也  
苟養親而敬不至焉則與夫養卑賤者何所分別  
乎所謂敬者左右使令昏定晨省至於飲食衣服  
寒暖之節敬而不怠是也此夫子因子游之問而  
戒世之事親者多流於不敬而不自知也觀今之  
孝者可見矣聖人答門弟子之問而廣為世戒者若  
而警之然又或有因門人之問而廣為世戒者若  
此章是也不可  
執一而泥焉

孟子離婁篇曰  
君之視臣如犬  
馬則臣視君如  
國人君之視臣  
如土芥則臣視  
君如寇讎

徵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言今世所謂孝者非孝也  
能養也是謂云者命之云爾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為是如後  
說則皆能有養不可得而解矣且比親於犬馬聖  
人之言不若是其鄙也古君子禮樂以成德故其  
言君子也至於孟子路人其君冠讎其君是禮樂  
壞而君子之言有不君子者焉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

融曰包氏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馬  
融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馬融曰孔子喻子夏



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  
 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  
 新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  
 食飯也先生父  
 兄也饑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  
 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  
 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  
 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  
 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  
 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  
 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能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古義謂事親之際惟有愉色為難先生父兄也饑  
 飲食之也曾則也言服勞奉養乃事親之常未足  
 為孝也事親之道愛敬為本矣然敬猶或可勉而  
 能至於愉色則非誠有深愛而終始不衰者不能  
 故曰色難先儒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  
 故告之蓋就子夏之所不足而誠之也○道愈虛  
 則言愈高德愈實則言愈卑自然之符也故天下  
 之言得能為其高而不能為其卑無其德也若武伯  
 問孝以下三章人下之言莫卑於此亦莫實於此  
 惟孔子能言之而他人之所不能言焉所以為聖

戴記糸義

墨子論賢志士而能  
 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

也言

徵色難朱註引戴記為勝包咸謂承順父母顏色

乃為難何以見承順之意乎皇疏曾猶嘗也古者

曾皆訓乃而訓嘗者唯墨子有之味文意訓乃為

是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古孔安國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

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孔安

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  
 新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新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  
 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



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古義**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夫子與之言終日之間無一言之違逆如愚者然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言及省其私亦足以發揮夫子之道故夫子深喜之又言不愚以明前言如愚者乃其所不可及也此夫子稱顏子不事聰明深造妙契非常人之所能及也顏子聰明之一聞之則實有以知其包天地貫古今無復餘蘊不啻若口之悅芻豢故其所與言者不待問辨詰難而發露乎言行之間猶艸木之經時雨而勃然興起非若他人聽了便休也夫子及乎省其私而便知其然故曰回也不愚重歎之也夫其智之深可見者知之未深者也智而不可見乃是智之最深者也譬諸川流之淺雖其勢駛張猶或可涉淵

海之深汪洋乎不可測也所謂如愚者是也非去智絕聖昏默守愚之謂其不事聰明是其智之所深也

**徵** 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漢儒解經多古來相傳之說如此蓋孔子以好學自稱又以稱顏子夫學問之道一意從事先王之教而不用其智力以埃油然生焉故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顏子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諸子性急欲得諸孔子言下顏子則不然待其自然來集故

公治長篇曰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雍也篇曰有顏回者好學

孔子曰見述而

顏子曰已見



左傳襄二十六年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注曰私與叔向語此類多見子夏告樊遲見顏淵篇

顏子雖穎悟然學問之道本然矣非好學之至何以能一意從事夫子之教乎故稱其穎悟而不稱其好學者不信聖人之言者也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朱子曰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朱子以為孔子退省其燕私之時是退屬孔子為不穩孔安國以為顏子退去之後孔子察其嘗與二三子私語者極為穩當何則私為私語見左傳其在論語如子夏告樊遲舜選於衆舉臯陶曾子告門人忠恕

曾子告門人見里仁篇憤排啟發見述而篇

而已矣是其類也發如憤排啟發之發謂其足以啟發二三子也朱子日用動靜語默之說其意以道為當然之理而不知為先王之道以其心學之見視孔顏故也且所謂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豈得謂之發乎且何緣而見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也皆文外生義豈不妄哉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也新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



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所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謂所以行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此。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焉何也。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古語朱氏曰：以為也。為善為君子，為惡為小人。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右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此。則亦矜持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焉何也。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君之於臣人之難知，於朋友其所倚賴甚大，不可不慎。所擇夫人之難知，堯舜其猶病諸。至佞似才，至奸似直，諛諛者似忠，矜持者似德。故我明不足，以察之，則必至於以黑為白，以枉為直。小人為君子，君子為小人，而政事日非，身辱國亡，可不懼哉。

**徵人焉瘦哉**。孟子亦言之。孟子聽訟之法，此則以

篇 孟子之言離婁

不我以詩召南  
江有汜  
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微子篇

察國君之道，蓋訟之道。瘦其情實，國君之賢否，其臣亦瘦之故也。說者以為知人之法，窮措大哉。古註以用也。或曰：如不我以之，以訓與，則視其所與謀國者何人也。義同。又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其証。朱子訓為：豈有是哉。觀其所由者，觀其所由何道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所由與遺教對。其為道術者審矣。古註訓經：朱註訓從訓行，皆不知而為之說者。所安者，謂其心所安逸也。蓋欲知國君之善惡者，先視其所用之人賢否。而大槩可知。己所用賢則賢，否則否。是



博要論歷觀古今功名之士

其至易見者故曰視也。次觀其所由之道術何如。或先王之道。或五伯之道。或戎貊之道。或刑名之道。是非歷觀其政事民俗則不可見者。故曰觀也。次察其心所安佚者何如。或仁義。或財利。或聲色。或田獵。是非深察其君行事則不可見者。故曰察也。賢者之擇君。或為其君與鄰國交。皆不可以不知其賢否。故孔子言之。朱註視觀察。徒以為詳略之分。可謂不知字義已。程子欲以此察常人而不可得矣。則謂必知言窮理而後此法可用焉。是以孔子為未足者也。且人人而欲察之。豈聖人之用

心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古訓純曰恐此章亦當將有此人而孔子論其之

**古**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矣。**新**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古義**溫尋也。溫故而知新者。尋繹舊聞。而時有新益也。此言師道之甚難也。人之為學。不溫故則必忘其所能。不知新則無得其所以。蓋天下之事。無限而天下之變。無窮。苟能尋繹舊聞。而復有新得。則應之愈不竭。施之當其可。而後可以為人之師矣。夫師者人之模範也。人材之所由成就。世道之所由維持。以韋帶之賤。與人君並稱。其責甚重。其任甚大。可不謹乎。



左傳哀十二年

禮記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之服哭泣之禮皆如其國之故皆如其國之故皆如其國之故

徵温故而知新何晏曰温尋也尋繹故者皇侃引温燭又見中庸鄭玄註温讀如燭温之温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温左傳尋盟賈逵註云尋温也猶若温燭故食也是温訓尋迺古來相傳之說尋燭古字通用習之義也何晏不識以尋繹言之朱子仍之可謂粗鹵已故者邢疏曰舊所學得朱子曰舊所聞是皆據字義解非也如國之故天下之故幽明之故皆明有所指蓋如典故故實之故凡先世所傳者皆謂之故先世所傳即我所學則邢朱如無害然不知古言而以字解之推諸它

天下之故

書有所不通學者察諸新者古人所不言先師所不傳也事變無窮非能知此則不足為人師也

子曰君子不器

古包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古義器者用而有適之謂言君子之德可大用而不可小用君子雖道宏德邵無施不可然或有於事不能者若孔子不學軍旅不能辭命之類可謂不適其用矣然而論聖人之才之德則不在是故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若夫廣綜衆藝精幹小事者人之所知而致遠恐泥不可以此論君子也

徵君子不器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



所不施。朱註因之。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不器見于此。大匠學以成器。器以性殊。故喻以切磋琢磨。故用人之道。器使之。君子者長民之德。所以用器者也。故曰不器。器者百官也。君子者君與卿也。譬諸良醫。用藥良。匠用椎鑿。藥與椎鑿者器也。鑿匠者君子也。故知包咸所謂無所不施者非矣。究其說必至

於不用器而自用而極焉。元首叢脞哉。職此之由。宋儒乃曰。孟子唯可以為賓師。孔子則無不可也。矣哉言。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古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新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古義張氏拭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

徵君子長民之德也。仁以為己任。在行之而已。故







天地不仁聖人不仁老子第五章

欲公其弊必至於老莊天地不仁聖人不仁而極焉不可不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包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也  
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古義稽於古訓之謂學求于己心之謂思會天下之善而一之者學之功也極深研幾與鬼神同功者思之至也實思之至也神學而不思則實無所得故罔思而不學則師心自用故殆是故非思則無以能學非學則無以達思兩者相待而後得成也又曰古之學者所思多於所學今之學者所學多於所思而古人之所謂學與今人所謂學者亦大異矣此亦不可不察也

皇疏一過曰罔誣罔也言既不用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

徵學而不思則罔罔誣也皇疏一過有之蓋學而不思則不知其義必至於非禮為禮非義為義上誣先聖下罔時人也思而不學則殆如多見闕殆之殆精思之至雖有所得苟不由先王之道迷而頓復時冒榛棘不能坦然由之無疑也包咸罔然無所得何晏徒使人疲殆皆非古言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古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新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揚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



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古義攻治也。異端古之方語。謂其端相異而不一也。言不用力於根本而徒治其端之所異。則無益而有害也。言學問之道用力其本則未自治焉。徒脩其末則必遺其本。然用力其本則後世之學不用力於道德仁義而徒從事於記誦詞章。爭其多寡較其短長。此亦攻異端之類焉。耳。本末倒置。輕重易所。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論曰。異端之稱自古有之。後人專指佛老之教為異端者。誤矣。孟子之稱時或稱邪說。暴行。或直稱揚墨之徒。可見其時猶未有異端之稱。若夫佛老之教。即所謂邪說暴行。而亦在異端之上。豈待攻而後有害耶。

**徵**攻乎異端。古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異端雖無明解。與善道對言。故正義曰。謂諸子百家之書也。朱子因之。旁及佛老。

鳴鼓而攻之先進篇

然孔子之時。豈有諸子百家哉。且攻治也。本諸周禮。攻金之工。攻木之工。謂治而成器也。故攻字可用。諸學者不可用諸道藝。故治六經。古無是言。況有治諸子百家而成之之理哉。蓋攻如鳴鼓而攻之之攻。異端。稽諸漢晉諸史。多謂人懷異心者。乃多岐之謂也。人之懷異心。遽以攻之。必至激變。故孔子誠之。異端字不它見。獨見論語家語。而家語註。猶多端也。乃孔安國王肅輩。必有此解。故諸史所用。依其解已。魏篡漢祚。以攻異端為務。何晏集解。據序文。非何氏私書。孫邕鄭冲曹羲荀顛何晏。



可謂好學也已  
學而篇  
孤樹宸談曰高  
廟者書議論英  
發且排朱文公  
集註每儒臣進  
論語等書必有  
辨說辨曰攻是  
攻城之攻已止  
也攻孔子之意蓋  
謂攻去異端則  
邪說之害止而  
正道可行宋儒  
乃以攻為專治  
而欲精之為害  
也甚豈不謬哉

署名則必奉魏帝勅而作者如唐正義明大全耳  
故避時忌諱特設新義後儒不察遂為定說也已  
如可謂好學也已明祖解已為止此方學者復有  
解已為甚者皆可謂誤矣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古孔安國曰弟子  
姓仲名由字子路  
所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子曰我教女以知之  
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  
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  
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答仲弓見子路

見壽問

集賢卷之二

二十四

古義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子曰我教女以知之  
天下之事為知故夫子告之曰汝所知者自以為知  
必真知者便以為不知是謂之不知也蓋知者務知  
其所當知者而無益者不必求知之以其不  
在盡知天下之事也天下之事無窮而一人之知  
有限况事之多端有可得而知者矣有不可得而  
知者矣欲知不可得而流于濫矣故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者欲盡知也則以盡知天下之事為知故也孟  
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也後之儒者動欲盡知  
為大聖而學者所當取法也後之儒者動欲盡知  
天下之事是欲能堯舜  
之所不能其得為智哉

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語知人之方也蓋門  
人以意錄孔子之言而不錄其所由故後人難其  
解遂鑿耳此章之言與答仲弓舉爾所知正相發



矣。古來註家皆以為孔子語學問之道。夫以不知為知者。不知之失也。苟使其人知。豈有此病乎。且不知為不知。止而不求知。則學問之道廢矣。且子路非好知之人也。孔子豈然乎。且知人者政事之所急。故強求其所不知。勢之所必至。故孔子於仲弓於子路。以此告之耳。後世儒者與孔門諸子學問自別。故動求諸己。且如諸家說知之二字。終不穩。皇侃本作不知之為不知。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古**鄭玄曰：弟子姓顯，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位也。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也。少，則少過。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新**子張孔子弟子，姓顯，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古**義：子張孔子弟子，姓顯，孫名師，干求也。朱氏曰：祿，仕者之俸也。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也。尤，過也。祿在其中者，謂不為人所棄而衣食自給也。非必指受穀而言之也。得于學問者深而周，得聞者告之，蓋多見聞則足廣其智，而有所則傲，而



亦必闕疑殆而慎言行。則外無受人之尤。內無生己之悔。言行有實而足為人之所信。孰敢不服從。亦孰敢不薦引。是祿在其中也。

**徵**祿在其中。餒在其中。直在其中。仁在其中。皆謂為此而得彼也。樂亦在其中。謂此彼皆有也。學干祿者。學干祿之道也。與請學農圃類同。孔子所答以慎言行也。見見君子之所行。聞聞君子之所言。疑與殆。以己言之。非謂所見聞君子之言行未善也。闕云者。姑闕之而俟己心之信焉。安焉。不取諸先王之道而取諸君子之言行。雖君子之言行。其己心之所疑殆。尚且闕之。慎之至也。言行無玷。得

餒在見衛靈公  
篇直在子路篇  
仁在子張篇  
樂亦在其中述  
而篇  
請學農圃子路  
篇

聞斯行之先進  
篇

祿之道也。程子曰。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夫士無恒產。以何能存。故學而干祿。士子之常也。故先王設穀祿之制。孔子亦不責子張。而直答以此。子張亦豈不知世俗干祿之所為乎。蓋於其心有不安者。故問君子亦有干祿之道邪。可謂善問矣。孔子所答。干祿之道也。它如聞斯行之。則非干祿之道矣。可以見己宋儒之學。遠於人情。故曰。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果其說之是乎。則孔子當答以君子知命矣。孔子廼以此答之。故知君子亦有干祿之道也。道之不遠於人。



如此不可不察。程子又曰：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殊不知君子遵道而行，而尚有不得祿者，則君子知命也。不求諸先王之道，而妄以己意求諸理，宋儒之病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包氏曰：哀公魯君，諡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新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古義：哀公魯君名蔣，時哀公失政而民不服，故問之。錯捨置也。諸衆也。言舉錯得當，則民服。否則不舉。哀公意以為服民必有術，以能之。孔子告之以舉錯得當，則民服。舉錯失當，則不服也。蓋好直而惡枉，天下之同情。順之則得，逆之則不得。非可以術能也。故治國之道，顧其所以處之者如何耳。非可以私意小智濟之也。

**徵**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蓋古言也。而孔子引之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古之道，若是焉。後儒不知，廼謂聖人以意造言，謬矣哉。舉直錯諸枉，諸之乎也。枉與曲不同。枉者材之反張者也。直者材之良者也。蓋以積材之道為喻。積材之道，以直者置於枉者之上，則枉者為直者壓而自直。

孝經御大夫章

規壽閣

集覽卷之三

二十六







鑑空衡平見雍也篇大全易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矩準繩也。雖良匠苟無規矩準繩，何以能審其曲直哉？窮理乃易贊聖人之言。宋儒強諸學者，可謂不知類已。皇侃本：何為則民服，下有也字。

李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孔安國曰：魯卿季孫肥，康諡也。包氏曰：君能上孝於

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包氏曰：君能上孝於

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包氏曰：舉

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李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

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

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

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

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不心服亦不從其所令，故問之。包氏曰：莊嚴也。臨

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

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此章亦與前

章同。意蓋王者之治，以法而不以德，其效若迂而

其化無窮。霸者之治，以法而不以德，其效若速而

無益於治。故知治國之本，在自正其身，而不得以

智術為之也。康子之意，在求速效，而夫子之所以答

專在於自若，使康子達夫之禮曰：君子不出家而

國者，豈有不得如其所欲邪？禮曰：君子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蓋述夫子之言者也。

徵臨之以莊，臨下之道也。蓋天至高而不可企及

矣。至遠而不可窺測矣。至大而不可盡矣。日月星

辰森羅於上焉。君子之治民，奉天道以行之。故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象之。所以敬天也。夫民曰天

子曰：君能上孝於

規壽閣

集覽卷之三

二十一



民不屬諸君而屬諸天。臣則皆君之臣也。古之道也。故奉天道以臨之。是謂之莊。然後孝慈春風之行也。語哀公舉直而已矣。語季康子舉善而教不能益詳矣。君與大夫之分也。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夫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而孔子答之以此。是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者審矣。張敬夫廼欲勝孔子而上之。可謂刻矣。是其意惡其輟也。惡其輟乎。則莫若誠焉。故君子貴學。學以成德。自然不假勉強。不則雖使其心為我所當為。亦終輟耳。輟

則不久。不久則不足以化民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包氏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古義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居官為政也。書文今見古文尚書君陳篇。而無孝乎二字。



當以此為正。孝乎惟孝者，美孝之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而施及於有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以居位為為政乎？孝友者，人之善行也。夫孰不美焉？亦孰不從焉？以此心自脩，則身脩，以此心治人，則人治。雖家國天下莫不從焉。而家居講學者，每有不能為於世之歎。殊不知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奚以不居官為政為？嫌乎？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與居官云。若平谷言書文，為政者奚異？

**徵**子奚不為政。包咸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

朱子因之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為政也。皆不知古言。我死子為政，謂秉柄於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謂秉柄於其事也。如此章，則孔子為大夫時事也。未審其為司

我死子為政已見  
疇昔之羊左傳  
宜二年家多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野  
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  
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  
政與入都所故也

大夫服官政禮  
記內則

空時邪為大司寇時邪大夫服官政，謂一官之政也。孔子為大夫，不秉柄於其官，故或人疑而問之耳。如舊說，或人謂不仕為不為政，不情之甚矣。且奚其為為政？疊用為字，極為未穩。今解為秉柄，則奚其為為政？乃奚其為秉柄？豈不穩乎？蓋聖人施為，自不與常人同。於其官政，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所在，豈或人所能知？故引書答之。孝乎惟孝四字句，包咸曰：美大孝之辭。為得之書，今本無孝乎二字。脫耳。朱註解乎為如此，大誤矣。施行也。有政政也。言孝友之道自然行於政事，是亦秉







七十子不埃多言。孟子則欲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我。故徒詳其言。以欲人人之能曉。是訟之道也。徒聒之耳。是無它。不知無信之不可行故也。輓軌之制。皇疏具焉。註。包咸曰。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疏。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輓。不異。即時車。但輓頭安輓。與今異也。即時車。扼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輓兩頭。著兩輓。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輓頭。又別取曲木為扼。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輓猶如此也。註。小車。駟馬車。軌者。輓端上曲鈎衡也。疏。衡橫也。四馬之車。唯

中央有一輓。輓頭曲向上。此拘住於衡。名此曲者為輓也。所以頭拘此衡者。輓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輓頭。而縛輓著此衡。此衡既為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輓裡。使牽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輓端為龍。置衡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輓穿輓端著之。軌。因輓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外傳其或者不必之  
辭。徒謂革命也。孔子  
蓋誰難言故或之也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物類相招世數相生其變有



常故可  
 預知  
 新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  
 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知乎馬氏曰所以  
 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  
 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  
 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  
 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  
 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所  
 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  
 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  
 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  
 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  
 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  
 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  
 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  
 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不足則當益之損  
 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  
 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古語陸氏曰也一作乎朱氏曰王者易姓受命為  
 一世子張見夫子聰明睿智無所不知故問十世  
 之遠可以前知乎言三代之有天下雖各有一代  
 之制然不能盡改人之觀聽故皆因前代之禮而  
 作之惟其所損益者今皆可知而已既往已如此  
 則將來亦不過如此此言古今之事不甚相遠不  
 可好求迂怪不經不可窮詰之說蓋世道之變雖  
 相尋無窮然本無不可愕可怪之事冠以加首履  
 以藉足舟以濟水車以行陸君尊而臣卑父老而  
 子繼千古之前如此千古之後亦如此所謂禮也  
 者亦不過因此而損益焉耳苟以此推之則雖千  
 歲無窮之變皆可坐而致焉子張之問既涉於怪  
 僻故夫子言此以斥之

**徵**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不必爾  
 蓋十世可知也古書之言子張疑而問之而孔子  
 答其可前知也朱註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非矣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代。父子相受為一世。孔子之意。蓋謂王者受命。制作禮樂。非預知數百年之後不能為。是可前知之證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故知有雖萬世不異今日也。殷損益夏禮。其所損益者。在夏代可前知。周損益殷禮。其所損益者。在殷代可前知。是三代聖人。建一代之法。使數百年之人守之。則其前知數百年後者審矣。若有聖人繼周而興。則今之所前知。何翅十世乎。雖百世者。謂其不止十世也。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所因何啻三綱五常。所損益何啻文

質三統。殊註其所損益。不過大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是前二可知。與後可知。不同其義。可謂謬矣。且果其說之是乎。則秦漢以後。不與三代同。何孔子之言不驗邪。且子張不問禮。而孔子答以禮。是聖人所前知。僅禮而已。且其意謂聖人損益前代之禮。唯與時宜之。而不知一代禮樂維持數百年之後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然。何以在其為聖人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百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以求福。孔安國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也。

此言孔子之為聖人。其前知數百年後者。審矣。若有聖人繼周而興。則今之所前知。何翅十世乎。雖百世者。謂其不止十世也。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所因何啻三綱五常。所損益何啻文



答樊遲雍也篇

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諂求媚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古義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者謂瀆近鬼  
神也知義之所在而不為是無勇也陳氏櫟曰此  
章欲人不惑于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于人道之  
所宜為他日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  
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  
不諂瀆於鬼神  
二者常相因云  
**徵**非其鬼而祭之此孔子有所譏而言之但未審  
 其為何人也其義則與答樊遲務民之義敬鬼神  
 而遠之相發然彼則義圓而此則言不倫故知其  
 有所為而言之

論語徵集卷之二終



